

第二十四屆東華奇萊文學獎

現代詩組-決審入圍作品

P01	帶我去海底	01
P03	置身山外	03
P05	當花旦跳起踢踏舞	04
P06	愚人的清明	05
P08	狗之華美	06
P11	亭午時，第 748 次尋鷹	07
P12	逝	09
P14	回聲	10
P18	（達達）公園	12
P22	超現實主義的城市有超現實的未來	14
P23	童年陰影	15
P28	解構遊戲	16
P30	泡泡	18

〈帶我去海底〉

星期八的晚上

大火淹沒了整片草原

我終於在漩渦中看見你的身影

知道你此刻感到前所未有安靜

烈火在瞬間化成泡沫的形狀

你被餘波震盪在十米開外

我嘗試接住你

接住一個世界的重量

直至甦醒

你問一個人的腳印

能不能到達海的中央

又問如果在圓形的地球墜落

是否也會經歷一次圓的擁抱

灰色，追趕腳根

你說

是不是到了海裡

它就找不到你

那下輩子

就做一條魚好了

好吧，既然做魚

就去做最大的藍鯨
這樣你會擁有翻手為生
覆手為滅的本事

總有一天我會等你
等到你說
大地太沒意思
跟我去海底吧
那時我早已風化成石
寄宿在海邊的徐風
你知道我會說願意
那就把人間也一起
帶去海底

〈置身山外〉

我咯咯笑

我有了害怕的事物

鴿子在危崖跳恰恰

細短的腳從不顫抖

我笑的時候，牠們就用翅膀遮住那些尖銳的山

異地有氾濫的和平

而誰都沒有看見太陽露出血色

同我一起笑

我愈靠近山，就愈看不見太陽

相信翅膀，就愈不需要山的出口

但我仍是擁有岩漿，而不是一座夠大的湖

人類生出了火

於是世間有眼淚到不了的地方

我的岩漿氾濫

就好像不屬於我，也不屬於世間的高處

他們說：你有罪

我咯咯笑

鴿子為我張開翅膀

我在山裡發火，我移動不了山

太陽不見了

我跟著滴下的血走

我天生喜歡發亮的事物

如果有罪，我要用笑聲去贖

當花旦跳起踢踏舞

戲樓外 無數個風和日麗的天 飄過
咿咿呀呀念白的花旦
踏上 蹦上 刻上 戲台與鼓點
鑼聲飛來
她耳邊的簪花旋起整整十里笑顏
當雙臂張開一如戲裡眨眼俏皮的女孩
觀眾才想起驚呼
她腳下踩起了踢踏舞步

鑼鼓咚鏘合了舞鞋脆響
手上轉起紙傘
似也不違背為花旦定下的那身段
水袖流轉
轉了那不存在的聚光燈 灑落舞台
新踏入的人笑 生了根的人哭
不知該如何歸宿的人兒愣愣的 眉頭緊蹙

花旦舞步不停
小姐呢小姐還在等著她呢
罵聲起了 她喜歡這人的嗓子
嘹亮 清朗 是個極好的料子
主角青衣終於步出 緩緩
婉轉的曲兒撫平一座氣急敗壞
小花旦嘟起嘴 這一折戲即將落幕
她卻怎也想不起
下一折該如何帶小姐離開窺視的紈褲

青衣笑意嫣然
踩著優雅的步子轉來後台
她為愁苦的花旦將頭花輕扶
思索著
該如何告訴她
接下來 自己想唱首重金屬

<愚人的清明>

日光 忽地變得賊長
夜 只是薄薄的手紙
抽一張 就大亮

在愈發緊繃的神經前
空白往往意味著 墜落
明明愛麗絲看準了三月兔的耳朵
卻在伸手前 撲通

哦別懊惱 親愛的
毛毛蟲老師吐著藍煙圈
物理就是 霧裡悟理
好奇的人挨近看 就會發現 一個洞
正窺伺 緘默的考場
某某假說 傳說 學說 需靠介質傳遞
波粒二象性 實比琵琶行更 意難平
入夢的漣漪 誰還記
要趕在監試人員啟齒前 把洞口填去

警鈴大作
又是誤觸 好個地動山搖 不睬它
難得的黑甜鄉 再沒有弔詭的精神審判
真是天堂 愛麗絲 你醒一醒
萬物復甦 和那花崗造的牛強勁
顛倒在八點鐘上 給我拿下！
力有未逮 差點 生死未卜

我們是嬰孩 睡在大地之母的 搖籃裡
裹著思想的襁褓 額頭髮燙
日子還長 山正在長

《狗之華美》

每隻狗有權去做狗*
所以狗你得是狗
你得擁有滿心喜悅
花費時間閱讀
辨解
用你的瞎眼愛千小個幽妙側轉的節點
用舌尖作詩、那詩得是網
網住樹上晶瑩的綠白葡萄
螢他夢見太陽升起
螢他預見人類隕落
葡萄稱王

夕陽落至海底星星滅絕
那時有狗舔舐汗毛
有你輕輕地落唇在
我書寫錯誤的情月
小犬伏我腰腹上起伏發熱
你迷戀的弱雅

宮腔裡有蒼穹
信條 問候
不曾有過的經驗
狗夢、入夢
他在那裡吻你
醒眼吻你

*對岸共和國憲法 第十二條

〈亭午時，第 748 次尋鷹〉

亭午的時候搜索你。起落的水面揚起廓大的寂靜
親愛的你手指著遠方，像極了理想

我輕聲問你，昨夜的微醺模糊了今天
夢裡的風雨早已陌生——薔薇與冬菊

為什麼曖昧含糊了口白？我不敢想像，
竟對猶疑的語氣莫名的歡喜

呵一口氣暖手，親愛的我問你，「愛」，怎麼寫？
陽光、空氣、水；教堂、白鴿、誓言——請容許我靦腆地詢問你

想起了鷹隼尚未來到，十分焦急
第 748 次的眼神交換才肯定，在城鎮的邊郊，名為打開的樹洞

明明沒有停佇。你從閃爍的記憶裡淡出
遠山、浮雲、祝禱、約定、探索，還是……揣測的心意？

別聽他們代言的神諭。為什麼唯獨此刻的動搖是錯誤的？
為什麼恨總比愛還要輕易——鐘錶行老闆面露不悅。

聽說，這是一種天性。你不知道？我說：
愛，是永不止息。

只記得大學外的路口，全是荒田。但他們不准
從甘蔗田的遺跡煎熬甜蜜的糖漬，卻逼著你指認與自己共苦的名詞

想不起來了，那些被追究的臆測。你要記得去探詢
鷹隼沒入大島時，會朝日照多處之地飛去

親愛的我問你，將來要不要一起到後山隱居？
「好」，你輕聲允諾。到時還要哺育一隻雛鷹。

依舊在亭午之時的湖畔搜索。你分神那些潰散的密林。
閉眼傾聽山之呼喚，當晨曦第一道曙光曾牽引了牠

愛的形狀會是？親愛的你卻提醒我：
日子不會不再紛擾，而這次的紛擾將不是最後的爭執

鷹隼或許會遲來。但陽光依然普照。
你隱居的王國將不必再刻意的隱藏——

因為你表達了，你自己。

逝

你應該一直都是
不停飛翔的吧？
我從未知道
天空真正的模樣
或許曾經經過 但又遺忘

我腳踏實地 越走越遠
再也看不見
滿天的星光
或許 唯有成為天空的一片流雲
才配

擁有睡眠能力的你
是真的存在嗎？
世上有太多無形的影子
汙染了
原本清澈的眼睛
使它們的主人不再幻想

你想知道嗎？
未來的樣子
在我們期待的同時
其實也正在不斷失望
雙腳著地的同時
如鏡的夜也開始漸漸崩塌
璀璨的夢想都墮成流星

抱歉打擾了
你不能再放聲大笑
就算累了也不能輕易睡去
所以
請答應我
要一直記得逝去的夢與光陰
以及
旅途的意義

〈回聲〉

上次和艾瑞克一起看電影時
有人呼叫了救護車

那是一部沒有鬼的鬼片
扮演鬼的鬼自己
都沒有想到
十分鐘以內救護車可以綁架他去
連江縣縣立醫院
北竿衛生所
更遠更遠
可以送到三軍總醫院

沒有鬼的鬼片不是普通的難看
基於知道鬼是一種設計
設計來自於地方鄰里的故事集
比如南竿鄉介壽村 15 號

即便是在半夜
我們難得沒有任何睡意地
確認鬼是不是旅客
要不要打電話給
風管局交旅局
或直接聯繫縣政府值勤官

早上我們一如往常吃著油飯蚬餅
地瓜餃或是鼎邊銼環島旅行
直到大隊長副局長科員們一邊吃著早餐
一邊簽到

艾瑞克在島上無所不在
像鬼一樣
卻沒有人不認識他
除了我

我只知道
他押下的時間

押下的人員姓名
以及對講機回覆的
雲台收到。

退伍那天
我們投入最後一次救災編組
最後一次買縣民票回台灣
最後一次負責買早餐
飾演自己
帶著強烈的作者意識

（達達）公園

聽說這是一座逐漸衰老的公園

人們離開了，就有年輕的守衛

（達達）

聽說上一代的老榕樹把鬚根放下

切成信物

交托離開的人

浸在福馬林。去哪裡漂流。也好。

（沒有達達）

聽說只有少數人知道

公園的身世

水池長眠了上世紀的斷臂

婆羅洲猩猩和空洞三世狐獴

都是異地而來

在斜地的公園生根

只是無法發芽

（達達）

離開的下一代聽說

留下的人永遠行走鵝卵石

一代又一代

直至鵝卵石也有了嫣紅的名字

（達達）

〈超現實主義的城市有超現實的未來〉

日頭挖墳
夜晚讓烏鴉叨著舌頭
去埋葬——癱瘓的詞彙
請牠代為誓願
舌的青苔會滑倒侵略者的步伐

把大把大把溪錢沖進廁所
詛咒淤塞
哽住他們不道德的腸道
滿肚肥腸流進大海

他們燒一道鎮宅的謊言符
人們滴血，就啞

於是城市的人只是跳舞
城市的人都想舞斷自己的腳
過馬路時跳探戈
跳樓時旋轉三周半
落地開花，富貴榮華

超現實主義的城市沒有末日但有超現實的未來
人人頸上開花
像蘋果核的心枯成骷顱

先知的預言藏在烈日中
看過一次就盲眼

〈童年陰影〉

稻草人被撒播在農田，掛滿了鏡子，如此兇神惡煞。前些夜裏，幾個男孩嚇破了膽
決意在日麗的正午回來報復
這時候，麻雀站滿了稻草人的肩膀
這群證人使他們無法動手。
這幾個男孩，恰好過了天真而殘暴的年紀
當他們再次醒覺
就已經是怯懦的中年，年輕的小孩會敲破他們的門窗
洗劫所有物質
與精神，與他們更小的時候如出一轍。
在陽光下，鏡面閃耀得
像一顆顆良心，正喚醒男孩的恥辱——但他們
並不曉得怎樣才是神聖的：
是要把石頭投擲出去，還是得轉頭離去。
一些早早知道答案的大人站立在遠處
在陽光下，他們的陰影裏吐出數百隻麻雀
把田裏的稻草人啄食得一點不剩
接連的幾個夜裏，這群男孩夢見了清晨時份
麻雀血淋淋的內臟
塗滿了村莊的每一扇窗戶——雖然男孩們現在
還無法明瞭這些夢境的神聖
還要長到中年的某日
臟器開始衰敗，他們忽然看見了鏡子，才回想起來
感受到內心隱隱作痛。

一 對話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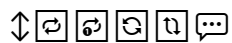
二 解構

我們脫下許多

包括上衣、內褲、Fuck! Shit!! Amazing 等



三 過程



四 之後

想成為你的 EX

只因為我們太適合分開了

我們還是可以約出來

🔪、🔪、🔄

當我們斷絕關係

在一起時

你可以選擇自由的愛上我

明日

你就可以跟用文字打動你的女孩約會

所以現在

讓我成為你上個🔪

〈泡泡〉

在火裡跳舞，水又一直進來
 熱傾覆我，從腳趾……到睫毛
 第一步：膝蓋從攏併到開張
 第二步：翻身抬起後腿——熱直線向前
 而我傾斜。身體如斜坡不斷攀升
 第三步直接登天。耳廓裡熱風迴繞：「失去這些
 你會輕盈。」

他說燃燒吧燃燒，水又一直進來
 皮膚剝落成輕絮，骨骼彎折成殘紙
 連剩餘的長裙都
 被燙傷成暗紅
 痛而不傷：「第一次
 都是這樣。」痛最後會變成通

溫度逐漸升高，水又一直進來
 舞步踢躡成鉤子。勾起我
 成金的裙襬
 又讓它飄飄旋落。水波晃動
 波紋敲擊成火花飄落成煙
 煙裊裊——一吹便塵緣

餘燼遍佈成荒原，水又一直進來
 不管不顧地
 進來。義無反顧地進來
 只剩長裙出不去
 期待從殘灰裡認出曾經的
 鎖骨、指甲、睫毛……還有腳趾
 可惜只剩下輕盈
 未收到的獻花從領口長出
 可惜只學會了飄落的舞姿

但我會說沒關係。痛
 最後都會通——
 而我一直在火裡跳舞

水又一直進來